

治疗头痛常用的中药对药

□刘洪峰

李燕梅教授是河南中医药大学头痛研究所所长、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分会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从事脑血管病临床科研工作40余年；她熟读中医经典，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擅长治疗脑病及疑难杂症等。尤其在治疗头痛方面别具一格，疗效显著。笔者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期间，有幸跟着李教授学习，目睹她经常应用对药来治疗头痛。笔者现将李教授治疗头痛的常用对药经验介绍如下。



天麻 钩藤
天麻性升属阳，柔润，平肝熄风，通络止痛，祛风止痒；钩藤甘寒，清热平肝，熄风止痉。药理研究发现，天麻有降低外周血管、脑血管和冠状动脉阻力的作用，并有降血压的作用；钩藤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及降脂等作用。二者配伍，可活血祛瘀、凉血清心、养血安神。药理研究认为，葛根能解痉止痛，能够有效缓解

颈项部的拘挛疼痛。葛根总黄酮能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丹参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灌注压，改善心肌缺血，抗心律失常，止痛、安定的作用。二者配伍，能活血止痛，对头痛兼项背拘挛不适者更为适宜。

白芍药 甘草
白芍药苦酸微寒，能柔肝止痛、平肝抑阳、养血调经；甘草甘

平，可补脾益气、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二者配伍，开创酸甘化阴之先河，为缓急止痛之要药。药理研究认为，白芍药对中枢性疼痛效果明显；甘草有镇静作用。二者合用，有舒筋缓急、缓解头痛的作用。

夏枯草 牛膝
夏枯草性寒、味辛苦，可清肝火、散瘀结；牛膝苦降，引血下行，活血祛瘀，舒筋通络，利尿通淋，补肝肾，强筋骨。药理研究认为，

夏枯草有降血压、降糖及抗心律失常等作用；牛膝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血压、降低血液黏度、镇痛等作用。二者配伍，清上引下，降血压效果非常好。肝阳上亢之头痛者，皆可用之。

当归 川芎
当归辛甘温润，养血补血，调肝缓急，散瘀行滞；川芎辛温香窜，行气活血，上行头目，下行血海，内走脏腑，外彻皮毛，祛风止痛。二者配伍，气血兼调，互扬其长而避其短，效果大增，共奏行气活血、散瘀止痛之功效。药理研究认为，川芎和当归有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脑组织及神经细胞的作用。二者配伍，能明显改善血瘀大鼠的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异常。

全蝎 蜈蚣
全蝎辛咸性平，既能散肝经风热而平肝、熄风、止痉，又能祛风通络以止痛，可用于治疗顽固性头痛。蜈蚣性温、味辛，善于走窜。药理研究认为，全蝎有抑制血栓形成和抗凝作用，还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蜈蚣可改善微循环，延长凝血时间，降低血液黏度并有镇痛作用。二者配伍，具有通经络、熄肝风、镇痛作用，可用于肝风及久病入络之头痛。

山奈 细辛
山奈辛温，行气止痛，温中消食；细辛味辛而厚，气温而烈，上行入肺，发散在表之风寒，气味香窜，有通络止痛之功效。二者配伍，具有通络行气止痛之作用。

柴胡 藁本
柴胡苦辛微寒，擅长舒肝解郁；藁本人足太阳膀胱经，兼通肾脉，故善于达头顶，能祛风散寒、祛湿止痛。药理研究认为，柴胡皂苷具有中枢性降压的作用；藁本具有镇痛解热抗炎的作用，为治疗巅顶部局部性头痛的要药。



名医堂

针推治验

中医按摩缓解冠心病病情

□李秋平 罗嫩斌



捏腋前
将一只手的拇指放在对侧腋前，其余4根手指放在腋窝下，用力捏腋前肌肉0.5~1分钟。双侧交替进行。

摩揉膻中穴
将右手掌根紧贴膻中穴，适当用力分别顺时针、逆时针摩擦0.5~1分钟。以局部发热为佳。

团摩上腹部
将左手掌心叠放在右手背上，右手掌心放在上腹部，适当用力以顺时针方向环形按摩0.5~1分钟。以上腹部发热为佳。

分推肋下
将双手除拇指外的4根手指并拢，分别放在同侧剑突(胸部正中骨头的下端)旁，沿季肋(胸腔下缘)分推0.5~1分钟。

合按内关穴、外关穴
将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放在另一只手的内关穴和外关穴上，两指对合用力按压0.5~1分钟。双手交替进行。

掐按足三里穴
将双手拇指的指尖放在同侧足三里穴上，其余4根手指放在小腿后侧，适当用力掐按0.5~1分钟。双下肢交替进行。

揉按三阴交穴
将左(右)下肢平放在对侧膝上，右(左)手拇指的指腹放在三阴交穴上，适当用力揉按0.5~1分钟。交替进行。

揉按三阴交穴
将左(右)下肢平放在对侧膝上，右(左)手拇指的指腹放在三阴交穴上，适当用力揉按0.5~1分钟。交替进行。

功效：交通心肾，宁心安神。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西合璧

中西医结合治疗阳痿

□丁显飞 周学良

病案
患者黄某，男，25岁，2016年2月14日初诊。

患者连年高考落第，心情抑郁，精神不振，肢体倦怠，胸闷不舒，暖气频作，纳谷不馨，失眠多梦，心悸不宁，舌质淡，苔薄白，脉弦细。患者今年1月3日结婚，婚后发现性无能，更增烦恼。患者在某医院诊治，疗效不显著而求诊于笔者。笔者先给予针刺治疗，取穴关元、三阴交、命门、肾俞等，亦未见显效，遂改投舒肝理气解郁之剂。方用柴胡舒肝散加减。

西医疗疗
西医诊断为勃起功能障碍。勃起功能障碍是指在有性欲要求时，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起不坚，或者虽然有勃起且有一定程度的硬度，但是不能保持性交的足够时间，因而妨碍性交或不能完成性交。阳痿分为先天性和病理性两种，前者不多见，且不易治愈；后者多见，且治愈率高。对于阳痿，西医无特效药，主要是对症治疗。

克罗米芬连续服药法：每日口服50毫克，连续服用3个月，中间不停顿。

克罗米芬循环服药法：每日口服25毫克，连续服用25天，之后休息5天，连续服用半年。

睾酮反跃疗法：肌注丙酸睾酮50毫克/次，每周3次。

中医治疗
辨证：阳痿。证属肝郁气滞，精血不足。

治宜舒肝解郁，固肾生精。处方：春柴胡10克，炒枳壳10克，川芎8克，白芍药10克，制香附10克，郁金10克，青皮、陈皮各8克，炒白术10克，茯苓12克，炒酸枣仁12克，炙甘草6克。共5剂，分早、晚两次服用。

二诊：服药5剂后，患者饮食增加，精神较好，心悸、失眠等显著好转。嘱咐其暂避房事，继续原方。去年随访，患者已得一子。

体会：阳痿首载于《黄帝内经》。其病因有禀赋不足、劳伤久病，或七情失调、过食肥甘之品、湿热内侵等。其病理变化为

肝、肾、心、脾受损，经络失畅，导致宗筋失养而致。临床辨证，应辨清病情的虚实，病损之脏腑，虚实之夹杂。肝郁不舒者宜舒肝解郁；湿热下注者宜清利湿热。虚证应补益。命门火衰者宜温补下元；心脾血虚者宜补益心脾；惊恐伤肾者宜益肾宁神；虚实夹杂者宜先治标后治本，亦可标本同治。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临证心语

感悟“顺其性，治其病”

□赵彦秋

《黄帝内经》认为“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六腑堵塞，五脏不得安宁；五脏之所以会不安宁，和六腑排空能力减退分不开。六腑以通为顺，六腑闭塞不通，体内的垃圾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会增加五脏的压力，使五脏难以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顺其性，治其病”并灵活运用于临床呢？

没有堵塞就没有压力，就像你在道路上开车，交通堵塞时，

你会很郁闷、很烦躁，觉得压力很大。如果交通顺畅时，你会觉得开车很舒服，心不烦、气不躁，没有压力。对身体而言，一旦脉管、肠道通畅，五脏压力大减，人体很快会痊愈。

很多高血压病患者喜欢吃肥甘厚腻之品，肠道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心脏和血管的压力就会增加，处于膨胀状态。血管压力越大越危险，一旦破裂出血，就有引起脑梗死、心肌梗死之风险。因此，给心脏减压是最好的治疗方式，而不能一味地在指标上降血

压，搞对抗治疗。要通过治病求本，给肠道减负，让压力自动降下来，这是顺五脏之性的自然疗法。因此，医生要有脏腑整体观。看到高血压病患者、心脏病患者，不能只想着心脏和压力相关指标，要看患者周身管道是不是通畅，要想到心与小肠相表里，肠道、脉管有没有被堵塞，用脏邪还腑的方式，把心脏的痰浊、瘀血通过六腑排出体外。

中医要触类旁通。品味“顺其性，治其病”这句经典，我们应该想到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中痰

多，胸、肺易被痰浊堵塞，治疗时不应该只想到肺，应该想到痰的去路在大肠；大肠不排，胸、肺就不通畅。痰浊出下窍，自然清阳出上窍。我们还要想到，肝与胆相表里，肝与大肠相通，肝经有热就要降胆泻胃之热。比如脂肪肝，不能见脂肪二字，就用山楂、决明子消脂；不能见肝字，就用柴胡、香附舒肝，而应该通过胆、胃、肠把肝内的邪气排出去。我们还要想到脾与胃相表里，若脾经滞塞、火气上炎，就要降胃肠之热。比

如口腔溃疡，不是表面的口腔问题，而是跟脾脏郁积化热有关，因为脾开窍于口，可以通过降胃肠之热使溃疡愈合。

大道至简。看似千奇百怪怪病，治疗均离不开升降清浊，离不开五脏藏精气、六腑排糟粕。只要能够顺着五脏六腑之性去调理身体，就能够得到治病的方法。中医治病从来不闭门留寇，而是要给邪以出路，赶走邪气。因此，中医临床治病一定要回归经典。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院)

验案举隅

附子山萸汤治验

□冯晓峰

附子山萸汤的成分有附子、山萸肉、半夏、肉豆蔻、木瓜、乌梅、丁香、木香、生姜、大枣。

患者为男性，30岁，2014年8月16日初诊。

患者反复咳嗽、腰痛、乏力5个多月。2014年3月，患者感受风寒后出现咳嗽，痰少质清稀，久治不愈。症见咳嗽，干咳，腰部酸痛，时有视物模糊，平素精力差，怕冷，易疲乏，寐而多梦，二便可，纳可，舌暗红，苔薄白，中有裂纹，脉沉细。患者病程长，迁延不愈，兼证颇多。方用附子山萸汤，加炙桑皮、旋覆花、炒枳芍药。

处方：制附子(先煎1小时)6克，山萸肉15克，木瓜12克，炒乌梅10克，公丁香(后下)2克，法半夏15克，广木香6克，炙桑皮10克，煨肉豆蔻5克，炒枳芍药15克，陈旋覆花(包)6克，炙甘草6克，生姜7片，大红枣(擘)2枚。共14剂。

二诊：服用上药后，患者咳嗽愈，腰部酸痛和疲弱感亦减，但夜寐多，梦醒仍感乏力，舌脉同前。效不更方，微调药量。改制附子为10克(先煎1小时)、山萸肉为20克，减法半夏为10克，去桑皮。共14剂。

三诊：患者症状减轻，怕冷和疲弱感明显改善，夜寐酣香，二便调，纳谷馨，脉象较以前有力。拟今冬服用膏方以调理善后。

按：按照常规辨证，咳嗽病因有多源性，治疗时或以宣肺散寒，或以宣肺清热，或以温肺化痰，或以培土生金，或以温肾摄气止咳。若乏力要补气，怕冷要温阳，眠差要安神，针对腰痛又须明辨寒、湿、虚、瘀等，多方兼顾，势必庞杂，且若按常规辨



证论治，会收效甚微。笔者应用运气思路分析其病机，可得到很好的解释。患者在1984年甲子年出生，这一年“岁土太过，雨湿流行……”因此，患者整体属于寒湿体质。笔者综合分析其病机与附子山萸汤符合，复加炙桑皮、旋覆花、炒枳芍药，用药与病机相合，故患者痊愈。

关于方中药物相反的问题。附子山萸汤中有附子、半夏相配伍。医者因“十八反”之说，应用时多有顾虑。顾植山在临床中观察到，该方中附子与半夏配伍未见不良反应。乌头、半夏同用，《金匱要略》中有乌头与半夏同用之“赤丸”，医圣张仲景已开先河。后世方中如《备急千金要方》之风缓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润肠丸、乌犀丸；《普济本事方》中之星附散等皆用之。“十八反”不是“十八禁”。

对于相反药物配伍运用之见地，清朝人余听鸿说：“古人立方，每每有之。”李时珍也说：“古方多有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尔。”

妙用乌梅治顽疾

□吴建华

6年前，笔者曾诊治1名顽固性肾性蛋白尿患者(初诊日期为2009年9月22日)。

患者为男性，54岁，患慢性肾小球肾炎5年。5年前，患者感受风寒后，出现水肿、发热、腰痛、乏力等症状，在西平县某家医院被确诊为肾小球肾炎，尿蛋白(++++)；服用青霉素和糖皮质激素等药物后，尿蛋白降至(++~+++)

多年来，患者服用中药、西药治疗，尿蛋白水平始终没有进入正常范围，每逢受凉或劳累即出现颜面水肿、腰痛、乏力等症状，尿蛋白持续阳性，常在(++~++++)范围波动。

患者面如满月，脸色苍黄无华，颜面及双下肢呈轻度凹陷性水肿，腰膝酸软冷痛，尿沉渣，乏力，舌质淡紫，苔白滑，脉沉弱。血压140/90毫米汞柱(1毫米汞柱=133.322帕)；尿素氮15.3毫摩尔/升；尿蛋白(++++)，尿潜血(++)。

中医诊断为水肿，证属脾肾阳虚，精气下泄，兼夹瘀血。治宜温肾健脾，益气固精，化痰利水。方拟真武汤加减。

处方：附子30克(先煎1小时)，白术15克，茯苓20克，白芍药15克，黄芪30克，党参15克，炙实10克，连翘10克，益母草60克，山萸肉30克，蜈蚣1条(研末分2次冲服)，大腹皮15克，生姜15克。水煎，每日1剂。

患者连服15天，水肿渐消，伴随症状减轻，尿蛋白降至(+++)，尿潜血(+)。

效不更方，守原方继续用药。患者又服药1个月，尿潜血阴性，尿蛋白(++)一直持续不降。笔者认为辨证及用药并无不妥，此时感到治疗难度颇大。在查阅有关文献时，笔者突然眼前一亮，发现有人曾用乌梅成功地治疗顽固性肾性蛋白尿患者。于是，笔者在处方中加入乌梅炭30克，嘱咐患者继续服用中药。1个月后，患者尿蛋白(+)，尿素氮5.1毫摩尔/升。患

者及家属感到欣慰，治疗信心大增。嘱咐患者渐减激素类药物，继服2个月后，伴随症状消失，尿蛋白阴性。

患者病愈后至今，病情一直平稳，多次尿常规检查均提示尿蛋白为阴性。

受此启发，近年来笔者遇见20多名顽固性肾性蛋白尿患者，在辨证论治的基础方中加入乌梅，效果颇佳。经临床疗效统计分析，总有效率达到了80%以上。

按语：肾性蛋白尿是各种原发性或继发性肾病的一个主要临床表现和诊断指标，又是肾病恶化进展的危险因素。肾性蛋白尿临床多见，但治疗起来颇为棘手。蛋白尿是肾实质损害的结果，而其一旦出现，会进一步加重肾脏损害。肾小球和肾小管的损害，以及肾脏血液循环的改变，都可以导致出现蛋白尿。因此，及时、有效地减少尿蛋白，对保护肾脏、延缓肾功能衰竭有着重要的意义。西医目前对蛋白尿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中医历史悠久，对很多疑难杂症都有自己独特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中医认为，蛋白尿是由人体精微物质的异常外泄所致。脾主升清，能将精微物质通过肺脏布散全身，统摄精气不致下泄。若外感或内伤损伤脾肾，肾虚失于封藏，精关不固；或脾虚不能升清，失于统摄，均可导致精微下泄，从而出现蛋白尿。由此可见，脾肾两虚，精微失于固摄、封藏是肾性蛋白尿形成的主要病机之一。

乌梅内含有大量的柠檬酸和齐墩果酸样物质，对蛋白质有凝固、沉淀和收敛的作用，加固了肾小球滤过膜(基膜)限制血浆中大分子蛋白质的滤过。《本经逢原》认为“乌梅酸收益精”，具有不使体内精气耗散下泄的功能。这可能是对乌梅治疗蛋白尿原理最好的诠释。

(作者供职于西平县重渠卫生院)

